

“Thank you for sharing everything with me”

沙漏狗shallowdog 2021-11-19
12:33

以下文章来源于DEALER，作者朋油



DEALER

FE IS A FEST



编者按：据说，我们的朋友朋油已经有两年没有写作——除非你把招聘启事和广告文案也看做写作。前段时间，这位朋油玩滑板时摔碎了右手手臂的骨头，用他的话说，这是某种“天启”，因为他不得不在成为左利手之前戒掉了手淫，然后，他竟从头开始，以比从前诚恳得多的态度敲字。

我不明白为什么戒掉手淫要仰赖于摔碎骨头，开始写作要仰赖于一种天启，但乐于理解为神秘主义者们的惯例：没点儿猝然而至的庇佑，这生活就过不下去。

总之之总之，结果是好的，我们为朋友朋油的“非非虚构”尝试感到高兴。

/

大哥提醒过我，说如果我跟着那对情侣出去玩，可能会加剧自己的孤独体验，所以我翻出冰箱里的啤酒，准备在上车之前就把自己喝醉。

他们来接我的速度比想象中快一些，或者是我灌醉自己的速度比想象中慢一些。我还在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主意，Veggie发来消息说，她和Woody已经到了。

我从窗台张望出去。楼下现在停着Woody的两辆机动车财产。

一辆是小火神。Woody买之前没有想清楚，花了8万块，但一直考不过摩托驾照科目二。一位朋友指出他的大脑平衡感有问题，Woody只骑着它在自己小区的车库里面遛过几圈，就把它借给了我的室友大蹦驴。驴玩了两天，声音太暴躁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就一直摆在我们小区里。

另一辆是Woody今天开过来的车。比起小火神，这辆很安静，没有冒犯到任何一个老人。Woody为此花了20多万，但我们一致认为他总算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气质。

我把一本《脏老头日记》，一个B&O蓝牙音箱和一副红色圆框墨镜装进挎包，拎着剩下的啤酒上了车。

后座堆满了零食，包包，洗漱用品和厚外套，地垫上有饼干渣子，看起来就像他们在车里做过爱。如果没有，这个猜想也可能会启发他们。

我给自己刨了一个座位出来，然后把头探到前排中间。

“喝酒吗？”

Veggie接过来啣了一口，然后把瓶子递回我。

“真可怜，你今天就喝不了了，”我对司机说。

“没事儿，我今天的任务就为你们保驾护航呗。”

“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喝醉。”

我和Woody有约在先，他向我交出车载蓝牙音响的全程控制权，然后我们就挤进了朝阳路的车流里。

“要离开北京啦！”

“也！”Veggie欢呼道，然后扭头问我，“还有酒吗？”

“没了，”我看着窗外，“——Woody，你可以走辅路吗，我们找找小卖部。”

“好——你们想抽烟吗？”Woody说。

“不是不能在你车里抽烟吗？”

“车主人自己可以破例，”Veggie说。

“对，车主人自己可以破例，”Woody附和。

/

作为共同财产，Woody和Veggie一起还这辆车的按揭，每人月供5000块。他们俩甚至商量好了如果分手要如何处置这辆车：谁的错导致分手，车就归对方。我认为这方法根本不现实，除非是谁偷了情。

不过特斯拉的车载音响真不错。放到《Dorothy》的那一句“Escape from reality, Where I go you follow me”时，我加大两格音量，开始大声跟唱，音量又降了回去，歌声一下子变得有些突兀。

“你在控制我的音量吗！Woody。”

“...啊...对，我得听着导航，这么大声可以吗。”

Woody新手上路，值得同情，况且他一直在提醒我们先别顾着乐，帮他看看路，所以我们全情投入，勉强上了东五环，过收费站才想起错过了所有烟酒超市。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叫做“白古屯”的服务区停下来找酒，从那里覆满灰尘的超市货架上拯救了一排自暴自弃的哈啤拉罐。

重新上路之后，Woody似乎适应了高速公路的节奏，他有时候能开到110码。特斯拉在这个速度里会有一些轻微的漂浮。还算在安全感范畴之内。Veggie伸了伸懒腰，蹬掉她的斯凯奇，露出白色的短棉袜，踩在储物盒上面，身体缓缓塌陷进了副驾驶座里。

“特斯拉真棒！”Veggie发出赞美。这句话本来应该由我来说的。

“也！我们是有特斯拉的人了，”Woody补充道，“而且我们是京牌。”

“津牌会bow to京牌吗。”我说。

“当然了，我们可是京A呢。”Veggie说。

“酷，为京A干杯，”我说。

“呸，好像喝尿！”Veggie说。

“你看我的进度，”我把拉罐递给Veggie掂了掂，“我觉得喝这种尿啤的诀窍是大口一些。”

Veggie猛下了好几口，脸上终于有了一些醉意。夕阳这时也追上了她的进度，泛着酒红，带着光晕，从后座穿过她的发丝。我和她偶尔会在后视镜里有一次眼神接触。

“可以放点适合晚霞氛围的歌吗，”Woody说。

“没问题，”我为他点拨了一首《黑眼睛的姑娘》。听到一半，Veggie开始痴痴地笑。Woody扬起一侧嘴角，目光在路面和Veggie脸上来回，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哈哈哈...”Veggie需要喘口气。

“快说。”

“...我觉得这首歌在唱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Woody一脸灿烂。

“你开车的样子，像这首歌里面的牧民，一个迷茫的牧民，在曾经是大草原的高速上，思索自己的马究竟跑哪儿去了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哈！”

“老牧民开上了特斯拉，“我说，“他现在衣锦还乡，邀请表亲来体验现代科技。我挤在后座里，说这个没有骑马得劲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哈！”三人笑得不行。

黄昏在北方的冬天来得太早了。我倚回靠背，戴上墨镜。云彩染上血色，城市群落刚刚点亮的路灯，带着残影刷刷掠过，让人遁入一种《天生杀人狂》的滤镜世界。

“Veggie，要试试我的墨镜吗？”

Veggie从我头上摘下眼镜，从车窗外一路扫视到我脸上，“我靠，太红了。你的世界真变态。还给你。”

/

我也在Woody摘下眼镜之后领略过他的私人世界。只不过那时候Veggie还不认识Woody，我在一个德州扑克局上，Woody在电话那头十分紧张：

“我现在已经把眼镜摘了。”

“啊？为什么。”

“待会儿可能要干一架了。”

“——啥呀？你在干吗？”我放下扑克，“你在哪？”

“我在小萌她家楼下。”

“你要跟谁干架。”

“小萌的男朋友。”

“我操，你们俩被发现了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说出口了。我让小萌必须在我们之间做个选择。”

“你们三个现在在一块？”

“还没有。小萌说她被我逼得不知道怎么办，现在上楼去跟她男朋友坦白了。”

“太狗血了！”

“只能干一架了！操！”

“我操，要我们过来帮忙吗？”

“先不用，跟你吱个声儿，万一我有什么闪失...”

“——我觉得你先不要激动，要不然先过来找我们。”

“——也不一定会打架。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，你见过她男朋友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想想，按公序良俗来说，你也是第三者，输赢都是你理亏，对不对，传出去也不好听——我觉得你先过来找我们。”

...

后来我成功说服Woody，挽救了那副眼镜。Woody那时候比现在更阴郁，吸引到的女孩儿也是同类。他的生活极其被动，只有一件事很主动，就是会主动喜欢上别人的女朋友。

Woody似乎喜欢玩味复杂的男女关系。在这个小萌之前，还有一个读表演系的女大学生，她和Woody经常会一起去安定医院，拿了药回来分着吃。这女孩时不时就要闹人格分裂，变成一个神婆的样子，披头散发，往Woody脸上吐痰，还警告Woody的朋友说，“我知道你们所有人的未来，知道吗——要付出代价的。”我很不确定她是真有精神问题还是在拿我们练习表演。分手之后Woody告诉我们，她养了一个见不得人的佛牌。在这之前，他还有一个去台湾读了交换的女朋友，后来闹过自杀。未遂。

以至于他刚和Veggie好上，在社交网络公布“正式恋爱了，女友很好看”的时候，朋友们都在留言区里关心她有没有健康码，“心理层面的那种”。

不过，现在坐副驾驶上的这一位实在不错，虽然也是Woody挖墙角挖过来的，但她不花Woody的钱，也不吃Woody的药，一笑起来眼睛就眯得像两轮弯月。

Veggie以前在一家先锋青年媒体做编辑，后来因为写得太好离开了那一行。她的私人公众号在新媒体编辑圈子里很受欢迎。Woody自己做编辑的时候，老是被主编嫌弃不会写东西，所以现在很沾光。他告诉我，Veggie有很多忠实的粉丝，有个人每次看文章都会打赏100元，在后台留言说“就想看你写！只要一天饿不死自己我就篇篇打赏你！”

Woody截胡的不只是一个女朋友。Veggie的文风很辣，和她做爱应该会有一些文学性的启发。

/

“你订酒店了吗？”Woody问我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要跟我们住一起吗？”

“当然要了。”

“对啊——可以让他们加床吗，”Veggie望着Woody。

Woody双手紧扶方向盘，没有回应，“我们订的酒店有点贵哦。”

“——有多贵嘛。”

“一千多一晚。”

“什么酒店。”

“四季。”

“嗨！什么酒店我住不起，把链接发来。”我说。

“嘿嘿，”Woody屁股在驾驶座上挪了挪，抽出手机递给Veggie，“就知道你出得起这钱。”

我打开手机。天津四季酒店，单间特惠价1295，不含早，真他妈贵。

Woody说这是天津最好的酒店，他在这里上大学的时候很穷，“当时的梦想就是带女朋友来这里开一次房！”这一行仿佛是来还愿的。我想，参考Woody目前的美满自足，就得勇于自嘲，并且把屁大点事称之为理想。

/

我对天津的好感来自于九河香舍的竹筒酒，check in之后，我的房间被安排在他们旁边，我们拿到房卡就去了那家改良天津私房菜。服务员说，竹筒酒是两年前的特别推荐，他们现在主打一款玫瑰酒，也很不错。我说那也行，点一个试试。

Woody在饭桌上叫来了他大学时认识的朋友蜡笔。蜡笔也带来了她的女朋友，他们二位似乎有些拘谨，不太愿意主动跟我和Veggie举杯。我和Veggie已经醉到一种表达能力完全超越这种社交场合的水准。

“你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吗？”我问Veggie。

“听不懂！他们好认真严肃。”

“我最缺乏的品质就是认真和严肃。”

“没事，他们说的是天津话。你是西北人，记得吗，”Veggie提醒我。

“哦哦对！我是你们草原上的表亲。”

服务员突然进了包间，背挺得老直，双手揣在小腹前面，挤出生硬的笑，像是准备要做起飞前的安全知识讲解。

“这款玫瑰露酒呢，最早是我们天津卫特产的贡品，由纯天然玫瑰花精酿成。你可以看到它酒水晶亮透明，闻起来芳香浓郁，口感醇厚细腻。常饮此酒，是一种高雅的享受，具有舒肝养胃，活血养颜的...”

“噗...”Veggie笑了出来。

“你别自夸了。好不好我们待会就知道了，”我举起酒瓶瞻仰它，上面写着：60%vol。已经被我和Veggie喝了一半。

服务员瞪了我一眼就出去了。

/

结账的时候，我们果然起飞了。酒劲发出脉冲攻击我的太阳穴，我听见收银台在说话，“收款到账，1160元”，但我不准备AA。因为我知道Woody需要表达自己。

“嘿嘿嘿，你看，Veggie在翻白眼。”

“她好像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，”Woody说。

“我也没喝过这么多——你朋友蜡笔呢？”

“他们回去了。”

“怎么就走了。”

“没事，我们自己玩呗。”

“去蹦迪！”我向Woody展示我的ska舞步。

趁着我和Woody去小卖部买啤酒，Veggie抱着一根电线杆就滑了下去，坐在街边拿我的涂鸦笔乱涂乱画。墙上有一句市政标语，写着：多一份服务，多一分满意。

“我十分满意！”我在“一”字上面添了一竖，然后对着街对面喊，“天津欢迎我！”

路人做出假装举杯的手势回应。

“看样子是蹦不了迪了——还能走吗？”Woody说。

“可以的！Veggie好像不会走路了，你多看着点她。”

/

忘了是怎么回酒店的，但我记得Woody进大堂之前还惦记着五星酒店的代客泊车服务，让我们先上去。我和Veggie进了电梯，贴在两个角落里，极力为另一个乘客腾出空间。

ding！没有难受太久，电梯门开了，有人出去了。

“走，”我说。

“我们不是住这层的，”Veggie拉住我。

“那我们是住哪一层的？”我摸出门卡，上面没有门牌号。

“反正不是这层，”电梯门又合上了。

“好像是13层，试试。”

Veggie刷了下卡，电梯没有反应。

“我靠，我们被困住了，”我的卡也没有用，“——要不，先玩会镜子。”

“好，”Veggie说。

我和Veggie对着镜子做鬼脸，但人对镜子里的眼神交流比直视还要敏感，她的眼神很迷离。我移开目光，潜心研究自救方案，终于找到一个开门键。

门又开了，还是在刚刚那层。总比困在电梯里强。我们出了电梯，倒在走廊地上，像两把交错放置的叉子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/

“——先生，醒醒，我们送你们回客房吧。”

“啊？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找不到了。”

“这层楼有住户投诉了，你的蓝牙音响太大声了，不好意思先生，可以先关掉吗？我来扶下你吧。”

一回Veggie的房间，我就感觉到胸口有东西要汹涌出来，但Veggie抢先了一步。Woody这时进了门，我们一起挤到了厕所门口。

“你想抠一下吗？”Woody说。

“想想燕麦粥的样子，”我说。

“你们怎么在偷看我上厕所！”Veggie带着哭腔。

“没事！嘴巴上厕所不涉及隐私，”但Veggie的确把裤子也脱了，衬衣下面露出了她的黑色小内裤。

“那你帮帮她吧，我再去躺一下，”我说，“我排下一个。”

...

/

半梦半醒地，一连串离奇的场景在我的脑子里搅拌，泡泡浴、咖啡机、呕吐物还有沉重的喘息，但味道是心旷神怡的。有一股发香，就在鼻子跟前。

我的左手环抱着一颗光滑的肩。右手攥着的东西触感很软，忍不住让人细细摩挲起来。是一支肉感恰到好处的上臂。我舒展开身体，她开始轻轻地磨蹭我，我感觉到了晨勃。

“——意思就是我是多余的呗，”Woody突然开口了。

我睁开眼皮。怀里躺的是Veggie，她没穿上衣，床单半掩着身子。Woody坐在床边，嘴里长吁出一口烟，脸上的表情让人难以琢磨。

“你的女朋友怎么在我怀里？”

没有人回应。

/

窗外，依旧是一个浑浊的夜晚。我被压得有些麻，从Veggie的头下抽出手坐了起来。我看见一种强烈的平权意识图腾，在她腋下生长得很茂盛。

“哇，你的腋毛好多啊！”

Veggie一只手扶着被单，另一只手向我张开了整个腋下。

“好渴，我要找点水喝，”我说。

然后我拿上手机去厕所撒尿，发现浴缸里的水是满的，正透过蒸汽散着余温。

“我刚刚睡了有多久。”

“你猜，”Woody说。

“十多分钟？”

“——你睡了一个多小时呢。”

“不会吧，这么久？”

“少说四五十分钟。”

...

“——行吧，我回去睡觉了。晚安guys。”

“晚安。”Woody和Veggie说。

我停在门口顿了顿，回头看着Woody，“Thank you for sharing everything with me。”

“You’re welcome，”Woody走过来带上了门。

